

那一束取自太阳的光焰，照耀着我的梦想，让我一发而不能收，把我的手一次次地伸向了远古的青铜器。每一次的触摸，都像我最先触碰到“阳燧”时一样，总能感受到一种神圣的温度和饱满的苍凉。

不好。有多少自以为是、傲慢狂放的家伙，霸道地以为时间会记着他，可是结果常常十分悲惨，他们被时间遗忘得极快，他自己都还没死，而他的写作已经在时间的记忆里死得一点痕迹都不见了。

这是我认识的时间，我想与时间说说我生活的故乡凤栖地。

怎么给时间来说我的故乡凤栖地呢？我不比别人聪明，甚至还要笨点儿。所以我只有借助凤凰说事儿了。所以我死死地逮住凤凰，不厌其烦地述说着凤凰之于古周原的传说，是因为古老的时间一直记着凤凰、传说着凤凰，让我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却凤凰的美好。譬如我们古周原上的建筑，穷人家也好，富人家也罢，架梁起屋，到要青瓦盖顶的时候，于高高的屋脊之上，装饰的翘角凌云的祥瑞之物，必然是砖雕的凤凰；还有结婚暖炕的新被子，大红的被面上，印的花必然亦是华彩的凤凰……神奇的凤凰，在古周原人的生活里，无处不在处处在，无时不有处处有，完全地融入古周原人的生活里去了。

凤凰的高洁与高标，在我阅读《庄子·秋水》时，即有所了解，知道凤凰“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凤凰以“三不”而禁忌着，其中的“梧桐与醴泉”是好理解的，唯“练实”需要进一步解释，那是竹子开花结出的果实了。陈忠实先生辞世时，我为他撰写了一副联，“旌忠随伴书一卷，练实可人花千秋”。现在我要把这副对联用给了我，借用凤凰的力量，丰富我的创作。

那件经过我手出土的阳燧，很自然地进入了我的写作。古人取火，历史的记载，最早是为“木燧”，青铜的出现，进化到了“阳燧”，冶炼技术发展到了钢铁，因此就还生成了“石燧”。三种取火工具，在古人那里，是有许多讲究的，只是应时顺变，到了后来哪一种取火方法好用，就采取哪一种。我小的时候，就还常见村里吃旱烟的老人，在用“石燧”取火点烟。耳听着“石燧”取火的撞击声，我幸运地走进了扶风县文化馆，耳鬓厮磨地与文物打起了交道，那件背面浇筑着凤凰图案的“阳燧”，不期而然地便出土到了我的手上。最初的时候，不只是我，文化馆里见到这件器物的人，没谁知道其为何物，还无知地以为是哪件大型器物遗失了的配饰。阅读让我起疑，把锈迹斑斑的“阳燧”，拿在手里仔细地清理出来，并初步认定，这件被我们误解的青铜器物，小则小矣，却极有可能是一枚远古时期的“阳燧”呢。实验证明了我的想象，我把有着凤凰图案的“阳燧”，于其凹面清理光亮的地方，绒绒地撕出一缕纸头，按在“阳燧”受光的地方，对着太阳照了一刹那，绒绒的纸头即已青烟缭绕，“嘭”的一声轻响，这便燃起火来了！

那一束取自太阳的光焰，照耀着我的梦想，让我一发而不能收，把我的手一次次地伸向了远古的青铜器。每一次的触摸，都像我最先触碰到“阳燧”时一样，总能感受到一种神圣的温度和饱满的苍凉。

2026年5月15日 星期五 主编:赵命可
责编:秋川 美编:庞红梅 校对:梅莹 金苗
文化艺术网/数字报 www.whysw.org

A06

文化艺术报

诗 歌 苑

由外而内的归途 (外一首)

○ 志 瑾

由浅及深，地上的脚印，最终成了遗迹。

我们响亮地叫醒世界
又默默离开，
在它沉睡的时候
仿佛
鲜花打开了我们的眼睛，却从未被注意
何时凋谢。布履上的泥土
从北方的大殿走到南海的草堂，
体味到沟壑的震撼，领略过孤独的山巅。雨水无味，
又心酸地洗刷着脸庞
嘴角已不知苦涩，抑或是醇香。
大海溢出视线
而眼角的泪水，早已没有了痕迹

如果现实，
是教会我们必须接受的有意或无意
心里的渴望就与你相对而立。

等到岭南花开，扑鼻的香气
辨不清身在何方，去往哪里
叫人担心的
飘散的遗言，无处安放
那些随身携带的风雨
无时无刻不在吟唱。假如再见
不如在梦中与故乡的一杯清酒相敬。

那行脚印
送走诗人的背影，淡出天际
现实一遍又一遍地轮回，
就如今天的花开是明天的记忆

我打开了云

白天，云被打开
黄昏的一盏台灯照亮醉人的胴体
困倦的双手把它折叠成千头万绪
与黑暗相遇。
夜晚，群山在疯长，远不如阳光下那样
和蔼安详。我掠过云做的披风
飞上枝头
回望远方

仰天高歌，无意间击溃银河。
推开窗户
酒杯被歌声碰倒。
今年的春天开出去年的繁花
又见独居的人在窗前默默舞蹈，深情地痴笑。等待的
不是结局。开始追随时光
路途始终缓慢，思想如溪般悠长。

从过去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生命的尽头怎样
但是，一旦永别，
将不会再来。

黄昏里，我用身体遮挡了光亮
只因为绚丽的残阳会爆发无限的感伤。
我也收起了白云，准备重新迎接阳光。那被打开的
把月亮托付给夜晚的寒江

必须承认，我是坠入时间里的凤栖地了。

而这是不好分辨的，因为我在坠入凤栖地的过程中，都不知道这个在时间里沧桑着，而且还风情万种、深深吸引我的地方在哪儿。我只糊涂地确定，命中的我是该有这么一处地方的，一个让我的文学梦想滋生并成长的地方，这个地方应该在厚重广袤的古周原上。这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我就出生在古周原上的一个小村子里，我在这片厚土上成长，我耳听了许多这里的传说，还有歌谣，我眼见了许多这里的故事，还有痛苦，我想要把这些东西，以文学的方式写下来。开始时没有这样的自觉，完全是一种哪里黑了哪里歇的弄法，创作出版了一大堆作品，都如我养的孩子一样，叫我心疼欢喜着，而我却不敢回头来看他们，我把他们养大了，却找不到他们的家在哪里。我能让他们自己去找吗？那样他们就找不到了。因为现实中就没有我在作品里苦苦书写的那个村落。

我抱愧我的孩子，要趁着我还有力气，还有梦想，我得为他们建立一个那样的家。

呕心沥血，苦做苦受，我终于为我的“孩子们”清醒地实现了这一目标，在古周原上，为亲爱的他们，初步建立起一个生活的、精神的，以及灵魂的家，这个家就名为凤栖地。

从今往后，我不再偏离一步，我要坚守在凤栖地里，让凤栖地在我的笔下，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而且还必须葆有一种强烈的时间感，一切以时间为宗旨，让我的笔做时间的朋友，讨教时间，聆听时间，做时间的记述者。我看得见，许多年了，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太不把时间当事儿，更有甚者，还一味挑衅时间，甚至强奸时间，谁这么干，最后只能落得时间的唾弃，被时间所彻底忘记。

要知道，时间最讨厌那些唾沫文字了，可我们的文坛，多是一些伸长了舌头的家伙，他们热衷于舌头的写作。这是可惜的，更是可悲的，舌头上长流的涎水，虽然香艳顺滑，虽然明媚鲜亮，但太欠缺骨气和血性，还有节操和人格，他们那么乐乐呵呵地做下去，不论捞到了什么，捞到了多少，最后只能使自己成为时间身后的垃圾与尘埃。

把舌头割下来如何？当然很疼很疼！但我没有选择，我甘心情愿受这一刀之痛了，不如此，我又如何为我孩子一样的作品，刀耕火种，筚路蓝缕，建立起凤栖地这个家园？为我孩子一样的作品负责，我无所畏惧，我将一往无前。

点灯熬油数十年，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发现一些作品让我废寝忘食，我逮住了，就一定要读个透，我浸淫其中，感动那些在时间当中已被确立为经典的东西，我是他们忠实的学生。但这样的作品太少了，充斥在我们视野里的，云山雾峰般堆积着的那些个玩意儿，总是把自己装帧得十分华美，总是把自己打扮得非常靓丽，总是把自己宣传得特别高标，但只要把它翻开来，看上一眼，就不难看见夹在



墨耘·曾广闲文专栏

读熟人书 (7)

○ 墨 耘

读“熟人书”最有益的收获，大约便在“映照”二字之中。一本书，初读时，你看见的是书中的世界、他人的悲欢。待到读得熟了，那书便渐渐成了一面异常光洁而深邃的镜子，照见你生命的厚度与广度。那熟悉的身影和清新的文字，让你和朋友间又多了一丛联结、一层了解、一份温馨。你终于明白，你与这“熟人书”之间，早已不是主客的关系，而是相互了解、互相启发、互相塑造的共生。“熟人书”，让你熟悉背后那个人说

话的腔调，知晓他的小癖好与小缺陷，懂得他文字中的深意，并因此而觉得他可亲、可爱、可敬。你在他的字句里，照见自己或幼稚、或崎岖、或迷茫，最后渐趋平和的足迹。故而，在那些纷扰疲惫的时日，我总愿意从书架上，任意请下一位这样的“老友”，无拘无束地坐在窗前，不必寒暄，不必客套，只随意翻开一处，静静地读下去。任凭窗外的世界如何喧闹，我乐意被这熟络的、带着熟人气息的小小宇宙，安安静静地笼罩着，彼此映照，如同老友畅谈，如返精神家园，不亦乐乎！在这里，文笔是慰藉，哲思是启迪，性情是共鸣，兴趣是清欢，而那份读后的感悟，则是茫茫人海与无尽时空中，找到的一片熟悉的、舒坦的、安顿灵魂的辽阔港湾。



布面丙烯 金宇澄

我的孤独 (外一首)

○ 韩万胜

新鲜的阳光，包围了我的孤独
一片辉煌，亮出万千针头
想做什么

江南已进入画中
北方，正被桃花诠释
我的目光，拧成了一条鞭子

草艰难地抬起头
麻雀们蹦跳着追逐春天
雨滴，总是在来的路上

绿皮火车拉长了隧道，汽笛声沉闷
传递给我的
是一寸一寸的葡萄

柳絮乱飞，仿佛春天
是它的道场
我的喉咙紧了一下，又紧了一下

许多小事场面宏大，以至于
我越来越难于辨认这一地繁花
不得不自言自语，不得不沉默

爱就是这个样子

披一件风衣，把春天兜住
和我的骨架、肌肉、毛发
一并呈上

爆烈的桃花，柳丝
你青春的脸，流光的样子
纤细的手，不能落下

爱情有点迟，两鬓藏不住雪
额头的沟壑，眼角的沧桑
这些真算不了什么，坦荡的
心重要

爱就是目光的碰撞。碰撞出
芬芳、月色、年富力强的
碰撞出一片绝美的天空

身体是一棵树，在风中
以何种姿势摇晃，都不为过
爱就是这个样子